



熊森江◎著

我、野猪、 山鬼



——最不实用的成长故事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熊森江◎著

鹅与野猪、山鬼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鹅与野猪、山鬼 / 熊森江著. — 长春 :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385-8915-3

I. ①鹅… II. ①熊… III. ①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88023 号

出 版 人 刘 刚
特约策划 张晓星
责任编辑 张晓峰
封面设计 徐 超
开 本 880mm × 1240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41 千字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出 版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发 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 编 : 130021
电 话 编辑部 : 0431-86037512
发行科 : 0431-85640624

定 价 32.00 元

目录

鹅与野猪

- | | |
|-----|-------|
| 003 | 在旅店里 |
| 010 | 鹅与野猪 |
| 027 | 兄弟情深 |
| 032 | 双声 |
| 040 | 春雪 |
| 047 | 聆听那个人 |
| 056 | 另一盘棋 |

山鬼

- 063 七岁入学
- 069 山鬼
- 077 在流水歌唱的地方
- 086 最后的厨房
- 112 就这么一下子，我开始减肥
- 122 落空的补偿
- 165 甩掉一个好姑娘
- 220 储藏间的情话

鹅与野猪

在旅店里

小纯是惠君旅店仅有的服务员。

小纯当初是独自上温泉镇来找事做的。她家里还有两个姐姐。她跟别人说过她父亲不喜欢女孩子。她出生后一个月她父亲都不愿意瞧她一眼，“又是个蹲着撒尿的！”她父亲可真给气坏了。小纯很早就知道她父亲直截了当地讨厌女孩子，这样，她初中毕业不久就出门了。

小纯倒挺喜欢温泉镇，尤其是周末，许多城里人来附近的大水库钓鱼，他们提着结构复杂的渔具箱，他们的小孩子从不把痰吐到地板上。

惠君旅店是一家只有几个客房的小旅店，楼下供应早点，老

老板娘兼作旅店的厨师。老板娘是个说话有些快但非常热心的女人，她喜欢小纯干活利索、踏实，小纯过生日她做了个双层的核桃仁蛋糕，她让小纯叫她干妈。干爹呢，则是那种任何人都乐意见到的、笑眯眯胖乎乎的小老板，他从前做过茶叶生意，他跟随便哪个旅客都能谈起一个熟悉的地方。干爹和干妈只生了一个叫莉莉的女儿。莉莉常常在傍晚把她的家庭作业带到店里来做，她念初一了，可她就是对音乐课本上的五线谱感到特别困难。她把音乐课本靠墙立在一张餐桌上，然后，她跟着小纯一个音一个音唱出来。这当儿已经过了晚饭时间，小纯在搂着莉莉的肩膀唱歌。小纯为自己还像个学生一样站着唱歌觉得非常新鲜。

小纯有个女同学也在温泉镇，她可比不上小纯运气好，她给一家折扇厂做扇骨。每次小纯去邀她玩，都能看到她双手全是斑斑点点发红的伤口，“竹篾划的，慢一点就要扣工资呢！”小纯真不敢相信。

就这样，小纯喜欢她在惠君旅店当服务员的工作。厨房里悬挂的锅铲和勺子各式各样，它们和灶台和洗涤池总是亮晃晃的。餐厅有一面玻璃幕墙，能望到街道拐弯处的电影院和集贸市场。现在是秋天了，雨季刚刚过去，楼梯上换了新地毯，橙黄色的灯光投下来又是那么温暖。一个来写生的美术学院的姑娘，曾让小纯靠着楼梯扶手给她画素描，小纯甚至还捏着块干抹布。小纯碰到过好些有意思的人。大海，那个每天要喝掉一打啤酒并发誓从未醉过的小伙子，唱着他自己编的歌：朋友来了有好酒，敌人

来了有酒瓶。还有那对双胞胎兄弟，他们来看镇政府主办的龙舟赛，第二天就是端午节了，他们不知为点什么事闹得不可开交。是弟弟先惹的祸，他父亲威胁说明天不让他过节，于是，这男孩嚎啕大哭起来，任别人怎样劝都无济于事。他的确以为全世界都过节而要把他抛到一边。第二天吃早饭时，小纯注意到这男孩穿着崭新的衣服和皮鞋，出奇地安分、彬彬有礼。事实上，这是个正在成为旅游区的小镇，人人都在为彬彬有礼而尽力。眼下在惠君旅店落脚的就是这样一对彬彬有礼的中年夫妇。

中年夫妇刚从山上的森林公园回来，他们打算在镇上过了河神庙的庆典后再回城里去。这位中年太太似乎碰上了一点麻烦，她告诉小纯她在城里的政府单位上班，每星期只工作三天，可她总是失眠，要不就是深夜突然醒来而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她让小纯在床前的花瓶里插一束干艾叶，她摘下淡绿色的墨镜，凑近去闻一闻艾叶的清香，“啊，太好了，谢谢你小纯！”中年太太总是把谢谢挂在嘴边。小纯给他们送去热水，她说谢谢；小纯把他们的衣服晾到楼顶上去，她说谢谢；而黄昏把晒干的衣服送回他们在走廊尽头的房间，她又忙不迭地谢谢；中年太太每晚睡觉前要喝一碗枸杞银耳汤静心，汤盛在一只瓷杯里端上楼去，中年太太对小纯说太麻烦了可真不好意思。中年太太说谢谢的时候，她丈夫只要在旁边也会和气地呵呵笑。他是个喜欢摄影的公务员，戴着黑框眼镜。他随便上街溜一溜也不忘挎上他的相机。照相机有个看起来笨头笨脑的镜筒，不过这中年丈夫可是个见多识广很

有文化的人，他喜欢在楼下餐厅里读一本书，而且他的脾气那么好。他跟小纯说这儿山美水美姑娘们也那么漂亮，又漂亮又朴素。他让太太跟小纯合影，他半弯着腰调镜头，他说小纯请保持脸上的小酒窝，于是小纯和中年太太一起笑了，真是令人愉快。

这阵子河神庙的庆典还得等一个星期，人人都上县里去采购货物、邀亲戚来听皮影戏花鼓戏。干妈干爹把钥匙悉数交给小纯，也同熟人的车走了。干妈用皮尺量了小纯的腰围和肩宽，她回来要送小纯一件秋衫。

这会儿中年夫妇是店里仅有的客人。中年丈夫非常体贴他的太太，白天，他挽着太太的手臂在各条巷子里散心。他对太太解释散心对她有多么重要，像下雨对树木一样重要。于是，太太跟着他去乡里人的婚礼上唱歌、喝糯米酒，他们找卜卦的巫师算命、谈天，他们买小商店的工艺品：头巾折扇、陶碗漆罐、竹凉鞋、贝壳狗、木偶人水烟管，傍晚他们抱着这些东西回到住处，不由得开心地嘲笑自己。中年太太还从一个篾匠那儿学习用棕叶扎麻雀蝗虫一类的动物，在楼下的餐厅里，中年太太特别想把这手艺也教给小纯。

已经是晚上了，夜色沿着北面杉山的斜坡溜下来覆盖全镇，街上是卖夜宵的小摊，亮起一盏盏灯。

中年丈夫坐在靠玻璃幕墙的藤椅上喝茶、把相机的镜头拆下来弄得咔嚓响。他刚洗完澡，头发梳得一抹平。他喝茶时下唇也稍稍抿进嘴里去。这当儿小纯去了一趟浴室，小纯回到餐厅时身

上的蓝格围裙没有了，她告诉太太热水又烧好了。太太提着一篮子沐浴用品进到浴室。中年丈夫安静地瞧着外面逛夜市的人们。

中年丈夫把目光收回来，端起手中的茶杯：“真是个又热闹又悠闲的地方。”

小纯听从了中年太太的提议，这当儿正学着用棕叶编一只青蛙。

“你们城里才更热闹呐！”

“嗯，城里人没有时间，没时间也就没心情了。”

“哦！是吗？那您就在这儿多玩些日子再回去。您要添杯茶吗？”

“现在还不要。”中年丈夫隔两张桌子瞧着小纯的脸，“真不明白你们这儿的年轻人老想跑到外头去。”

“大家都说外面总比家里好，自由自在的。”

“哦！是吧。”

中年丈夫顿了好一会，眼睛望向窗外。逛夜市的人们在一个接一个的烧烤小摊前逗留，临时撑起的布篷里是人们在喝啤酒。从电影院那边的广场上，传来孩子们的呼喊和音乐喷泉的声响。中年丈夫取下眼镜，从衬衣口袋抽出布片来擦一擦。

“小纯，找男朋友了吗？”

“没有。”小纯笑了笑。

“哦，我还以为你有呢。”

“是吗？”

“我不知听谁说了还是怎么的，也许是我觉得你应该有吧。”

“您别开玩笑呀。”

小纯让自己低下头去。

浴室里传来肥皂什么的掉到地上的啪嗒声，接着是流水哗啦。中年丈夫双手围拢杯子，杯子在他的两手之间打着旋。

“小纯你真的没有男朋友吗？”

“嗯哪。”

“女孩子总该希望有一个男朋友吧，”

“.....”

“我是说没有不等于不希望有，你说呢？”

“.....”

小纯抿紧嘴唇把头放得更低了，她看起来正特别用心地编青蛙的最后一条腿。一会儿，小纯放下青蛙走向饮水机。小纯端着另一杯茶走向中年丈夫时，她注意到茶水热气蒸腾，屋子里的空气也开始变得不对劲了。她略略倾下身子，接着她听到玻璃杯放到木纹桌面上干脆利落的磕托声，接着却是一股恶心的味道，小纯感到这股恶心难受的味道在她体内从胸口直往上蹿，她胳膊猛一哆嗦，茶水溅洒到桌面上。她侧过头去，中年丈夫微微笑着，一只手正从小纯的臀部移开。中年丈夫又习惯地推一推眼镜，一脸和气的笑容。

太太洗完了澡，用一片大毛巾裹住头发站在浴室门口。小纯戴上袖子走向浴室，她这会儿最愿意做的是她熟悉的事情。一个人只要做他熟悉的事就会让心里的事平息下来，不是吗？小纯把香皂和沐浴露归置到梳妆台上，她使劲搓太太用过的毛巾、刷洗

浴缸、擦掉镜子上的水滴。她听见太太和她的丈夫说话，她听见太太说她今天可真累了要早点休息。小纯把他们换下的衣服放进洗衣机，小纯听见他们上楼时一轻一重的脚步声。中年太太没有喝她的枸杞银耳汤就睡去了。

中年夫妇的脚步声在楼梯上消失后，小纯才又感到那种不对劲。她给衣服甩干水不对劲，她拿拖把清除餐厅的尘土不对劲，她关上玻璃门不对劲，外面那跟平常夜晚一样吵闹的夜市也不对劲。接着，她和她的不对劲一起走向楼梯旁边那间狭长的卧室，她熄了灯，不对劲和她一块儿躺下。在睡着之前，她尽力对自己说我只是感到有点不对劲罢了，也许还有一点恶心但算不了什么，我可不能把这件不对劲的事告诉任何人，不告诉折扇厂的女同学，也不要跟干妈和任何其他他人提起。

第二天，一小束煦光掠过楼房的间隙落到她那间狭长的卧室时，她还是不免想起这件不对劲的事来。但是没过多久就好多了，因为中年丈夫又挽着太太的臂膀出门了，他们今天是去河那边的斜街。小纯给他们推开门，中年太太说谢谢。中年太太又戴上她的淡绿色的墨镜。天气可真是好得没边了，中年太太还不得不带上一把阳伞。

鹅与野猪

楼下杂院里有一个早先用来存放自行车的铁皮棚，现在住进了一只鹅，总有嘎鸣嘎鸣的叫声在棚子里回响弄得少年睡不好觉。少年在舅舅的火锅店帮忙，夏天一到，差不多整晚都得营业，吃夜宵的客人成群结伙还一拨连着一拨。店里有空调，木椅子却给坐得一直在发热，他时不时去储物间拿塑料凳子出来好让客人“换个凉屁股”。他推开储物间的门常看到舅舅在整理腰间的钱夹子，“哦，是你啊！”舅舅说着“啪”地合上钱夹子再拍一拍，“今天还真不错呐。六六。”舅舅笑着，细细的眉毛在额纹下边不见了。六六打心里替舅舅的生意感到高兴，这一来，白天睡不好觉倒也没什么了。

六六舅舅不但眉毛细，腿也细，走路显得晃荡，这会儿他穿过厨房后门，扭头朝杂院的几棵樟树瞄一瞄，他走上楼梯，身体挺轻巧地拐了个弯。他听见那只鹅、那只脏不拉几的鹅在樟树后面嘎嘎叫，他知道这叫声有时让六六休息不好，但也不至于让他闷闷不乐啊，这阵子六六干什么事都瞧着地板，不喝他爱喝的冰镇橙汁也不跟厨房伙计们开玩笑，大家一向喜欢捏六六嘟嘟的脸蛋，这几天也不敢多碰了。昨天晚上，六六给他妈打电话说他要回家去种一辈子田、喂一辈子猪。这一来，做舅舅的得问个明白好让自己的姐姐别在电话里哇啦哇啦的。六六舅舅嘱咐自己这会儿是人家的舅舅而不是陶老板，他把格子衬衣下摆从牛仔裤的裤腰里扯出来，他得随时跟自己的外甥谈谈，他两只手都握着一罐冰镇啤酒，他用右手的啤酒罐磕一磕门，像在跟门碰杯，他还在想着到底是外甥心里有多大的事还是自己的姐姐把儿子养得太娇气了。

六六正在摆弄他的小电扇，这是楼梯拐弯处的小屋，又热又闷，因此他很喜欢这台蓝色的、圆头圆脑的小电扇，他想让它转得像舅舅刚把它买来时那么快、那么溜溜地不出声。他用一把小剪刀旋开了扇叶子外边的圆形盖上的四个螺丝，他刚摘下圆形盖，舅舅进来了，他又把四个螺丝顺手插进圆形盖的螺丝孔里，以免等会儿它们不记得各自的位子了。舅舅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说：

“关着门，还以为你在睡觉呢。你拆电扇干什么呀？”

“把里面扇叶子上的灰尘擦一下。”

六六直起身来，还像个高中生那样嘟嘴往上吹一下自己的蘑菇头。

“来，喝啤酒。”

舅舅“啪”一声掀开了易拉罐的拉环，他把啤酒递给六六，他背靠窗台喝了一口。

“这两天睡得好吗？没被鹅吵到吧？喝吧，冰的。”

“我好像没喝过酒！这多少度的哦？”六六在用身上的圆领衫擦手、擦啤酒罐上的水珠。

“嗨！啤酒能有多少度！你真是——”舅舅笑起来，细眉毛又藏进了皱纹。“你是不是以为——只有大人才能喝啤酒？”

“……”六六晃了晃肥嘟嘟的脸蛋，抿了一小口啤酒。

“你已经是大人咯。”

“好凉快啊。”六六笑了。

那只鹅又在叫了，他们俩都转过身去。他们趴在窗台上喝啤酒，看下午的阳光，看那几棵并排站着的樟树，阴影让树冠东边的叶子看起来比西边的密得多。没有风，但他们还是把半个脑袋探出去。

“六六，舅舅跟你说，你已经是个大人了，很多事，你要学会自己处理，你有什么事也可以告诉我，别烂在心里，那样——不太好。”他喝酒，把胳膊肘支在窗台上，低下脑袋让自己跟六六一样高，“你打电话回去是不是有点想家了啊？”